



烟台故事

西海区兵工厂历险记

程绍堂

抗战时期，西海区兵工厂是我军在胶东地区专门生产手榴弹的厂子。

敌人视西海区兵工厂为眼中钉，日伪经常联合起来，像疯狗一样四处打探搜寻，妄图进行破坏。为躲避敌人，兵工厂根据敌情，经常不定期进行迁移。

1942年秋，西海区兵工厂迁到了金家沟村（位于今招远市阜山镇）。该村地处丘陵山岗地带，全村七八十户人家，三百余口人，大都是非常贫困的农民。这里不但穷乡僻壤，而且远离敌人据点，比较隐蔽。兵工厂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，从迁至金家沟村到1945年的三年时间里，共生产手榴弹20余万枚，对胶东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兵工厂设在该村秦书声和秦书琴两户村民的9间正屋，共有20多人，厂长叫赵希寿，工人们都分散住在群众家里。刚开始，工厂的人员吃派饭，后来，为了方便和安全起见，从村里挑选了一人专门给厂子里做饭。

为确保兵工厂的安全，大家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，不但在村头安排了专人站岗放哨，还在离村2华里的“九浪沟”挖了好几个山洞，以备遇到危险情况，紧急转移。平时，如果遇到紧急情况，就把厂子里的一切物资暂时藏到群众家的地窖子里，每天一下班，就将生产现场清理得一干二净，不留痕迹。

1943年春的一个清晨，在村头站岗放哨的同志发现，离村不到2里地远，大约有一个连的敌人直扑金家沟而来。

兵工厂只有20多人，虽说有防御武器，但敌众我寡，我们明显处于劣势，再加上敌人来得突然，而且似乎是有备而来，与敌人正面硬碰，肯定要吃亏。厂长赵希寿果断决策，采取躲避的战术，只要敌人发现不了兵工厂的物资，就不与其战斗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。眼下的首要任务是把厂子里的物资在敌人进村之前隐藏好。往山洞里转移的话，时间已经来不及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藏到群众家里。

兵工厂早就与村子里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，平日里

一有危险情况，兵工厂的物资就可以在短时间内隐藏在可靠的群众家里。于是，兵工厂的物资很快就转移到了群众家的地窖里。为了确保兵工厂的物资安全，厂子里的人员都分散隐蔽到了隐藏兵工厂物资的群众家里，随时做好保卫物资的战斗准备。

进村的敌人直奔兵工厂而来，结果扑了个空，又开始挨家搜查。

几个日伪军搜查到了秦立贞的家中。年近花甲的兵工厂技术员老赵就隐蔽在秦立贞家里，他把武器藏在被窝里，装病躺在床上。

敌人看到用湿毛巾盖着脸躺在炕上的老赵，用枪威胁着问家中的孩子们：“这是谁？”孩子们齐声回答：“这是俺爷爷！”站在一旁的秦立贞赶忙向前解释说：“这是我父亲，因得了疟疾，正躺在炕上休息呢！”敌人一听“疟疾”两个字，赶快倒退几步，避之唯恐不及，没有过多盘问，只是在屋子里这翻翻、那看看，见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，就走出屋子，到另一家搜查去了。

枪法极准的小赵隐藏在了村子里的一个大草垛里，时刻窥视着敌人的动向。

毫无目标的敌人搜查了好几户人家，也没有发现兵工厂的踪迹，就开始搜查柴火堆。敌人见了柴火垛，尤其是玉米秸子垛，就用刺刀捅几下。幸好，小赵藏的是一个由树杈、条子和玉米秸子堆积的柴火垛，不但杂乱无序，而且规模较大，敌人胡乱捅了几下柴火堆，见没有什么动静，就匆匆离开了。

敌人忙活了半天，一无所获，只得将村子里的群众赶到了大街上，高声威胁说，谁家窝藏了八路，赶快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统统枪毙！讨好鬼子的伪军则口口声声说，谁知道八路的兵工厂在哪儿，皇军大大地有赏！可是，不管敌人怎么威逼利诱，群众也没有一个作声的。正当为首的鬼子军官举起战刀怒不可遏之时，一个翻译模样的伪军凑到他的耳边不知嘀咕了几句什么，那个鬼子军官把战刀一挥，“统统地开路”，敌人终于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金家沟。

就这样，我兵工厂毫发无损、有惊无险地躲过了敌人的袭击。

方言撷趣

他窖儿两窖儿萝卜

王东超

古代社会，农业基本是靠天吃饭，粮食弥足珍贵，如何保存和收藏就显得尤为重要。除了京、仓、廪、囷、庾(yǔ，露积曰庾)等地面粮仓外，先民还发明了地下的储粮方式。将谷物埋藏于坑洞中，一方面可以防止风雨和雀鼠，另一方面也有掩人耳目、财不露富之意。

“窖”，本义就是贮藏粮食的地穴，《说文·穴部》：“窖，地藏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《通俗文》曰：‘藏谷麦曰窖。’”《汉书·苏建传附苏武》：“乃幽武置大窖中，绝不饮食。”颜师古注：“旧米粟之窖而空者。”后藏放其他物品的地洞或坑也称为“窖”，如冬天保护花卉过冬的“花窖”。“酒窖”分酿酒酒窖和储酒酒窖，其恒定的温度和湿度对酒的酿造和陈化大有裨益。古人没有冰箱、空调，他们冬天将冰储藏在“冰窖”，以备夏天避暑和冰藏食物。冰窖里肯定温度很低了，所以黄县人在形容冬天屋子里很冷时，会说“和冰窖儿一样儿嘞”。

过去没有反季节蔬菜，冬天只能靠大白菜和萝卜支撑。秋末冬初，买上一堆白菜萝卜，在房前屋后找个空地挖个“菜窖儿”埋好，想吃的时候就刨出几棵。老黄县旧式民居多是三间半，最东面叫“半间儿”，相当于储藏室，有半截小短炕，炕下面往往挖一“地窖儿”，可以用来存放地瓜和白菜萝卜，动乱时也可借以藏身。

“窖”也可以是敞开的。单干之前，我们老家那儿村村都有粉房，撇出来的粉浆都顺着山墙上开的孔道流入墙外的“浆窖儿”，有两三丈见方，一丈多深。粉浆里有淀粉和蛋白质等，经过长时间发酵就成了“浆脚儿”，那味道闻着怎一个酸臭了得！我们经常开玩笑，晚上闭着眼闻着味就能找到村头。到了秋末，浆脚儿要打上来，是一层草一层土浇上浆脚儿做土肥，有些则是直接挑着去喂果树，我们那儿产的长把梨特别好吃，恐怕跟这些臭烘烘的浆脚儿有很大关系呢。

那时村头还有座小一点的“粪窖儿”，每天早上生产队有专人到各家去挑尿挑尿，然后倒在粪窖儿里，不时还要去海边推上几车腥肥倒里面沤，沤出味道更加浓烈的肥料，作用和浆脚儿一样，是那时重要的农家肥。

在没有洋灰(水泥)的时代，建筑上砌墙、抹墙用的都是熟石灰，谁家要盖房子了，就在空地上挖个窖子，旁边支上铁锅，用生石灰加水进行反应，使其熟化，这称为“泛石灰”，泛好的灰浆流入窖子里，干燥后就成了熟石灰，这样的窖子称作“石灰窖儿”。

“窖”作动词，引申为埋藏，《广雅·释诂四》：“窖，藏也。”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：“秦之败也，豪杰皆争取金玉，而任氏独窖仓库。”黄县话至今仍这么用，比如：今年得多窖点大白菜；他今年窖儿两窖儿萝卜。进一步引申，挖坑竖起、立起条状物也称为“窖”，比如：他在窖电线杆儿；大地里种葡萄先得窖石条。在黄县话里，“窖”还有一种特殊的用法，如果做的或买的东西太多，一时半刻吃不完，人们就会说，“真让它窖儿喽”，这或许

是从窖藏东西引申而来的吧。

“竈(jiào o)”，本义为地洞、地窖，《说文·穴部》：“竈，窖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《吕览》‘穿窦竈’，《月令》《淮南》皆作窖。”《周礼·考工记·匠人》：“囷、竈、仓、城，逆墙六分。”郑玄注：“穿地曰竈。”《荀子·富国》：“垣竈仓廩者，财之末也。”杨倞注：“竈，窖也，掘地藏谷也。”“竈”与“窖”读音相同，含义相近，可以视作“窖”的异体字。

“窦”的原义是孔穴，《说文·穴部》：“窦，空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空、孔，古今语，凡孔皆谓之窦。”《乐府诗集·梁鼓角横吹曲·紫骝马歌辞》：“兔从狗窦入，雉从梁上飞。”鲁迅先生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：“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，真是人声鼎沸。有念‘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’的，有念‘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’的，有念‘上九潜龙勿用’的……”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”是《幼学琼林·身体》里的句子，此典故原出自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：“张吴兴(张玄之，曾任吴兴太守)年八岁，亏齿，先达知其不常，故戏之曰：‘君口中何为开狗窦？’张应声答曰：‘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。’”后引申为地窖，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(仲秋之月)穿窦窖，修囷仓。”郑玄注：“穿窦窖者入地，隋(即椭)曰窦，方曰窖。”孔颖达疏：“隋者似方非方，似圆非圆，以其名窦，与窖相似，故云隋曰窦。方曰窖者，窦既为隋圆，故以窖为方也。”“窦”与“窖”最初的作用都是用来储备粮食，不同在于窦是呈椭圆形，狭而长。

“窖”，本义为地室、地窖，《说文·穴部》：“窖，地室也。”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下》：“诏死罪囚皆一切募下蚕室。”唐李贤注：“蚕室，宫刑狱名。宫刑者畏风，须暖，作窖室蓄火如蚕室，因以名焉。”早些年我们那儿有住“地窖儿”的：选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坡，先向地下挖三四尺深的长方形坑，坑内立几根房柱，再搭上檩椽，上面苫上厚厚的麦秸草，地下和地上部分大约各占一半，古代称这为“穴居”。地窖儿建造起来比盖房子要简便得多也省钱得多，且因为地温是恒定的，地窖儿冬暖夏凉，就是略有些潮。

后来生活条件好了，住地窖儿的少了，地窖儿就被生产队用作条编的场所，因其湿气大，条子不容易变干发脆。冬闲时找几位手艺好的把式，用荆条、腊条、棉槐条子编筐篓和农具，除了自己用，也可以上集卖。

后“窖”引申为窖藏，徐锴系传：“今旧京谓地窖藏酒为窖。”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·穴部》：“窖，今俗语以酒水等埋藏地下曰窖。”宋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卷二：“令众香蒸过，入磁器有油者，地窖窖一月。”

北方的农村，一些农民还保持用地窖子存放酒或者蔬菜的习俗。四川一带著名的保健酒——窖酒，是以糯米、酒曲、糖(黄糖、白糖或冰糖)、猪油等为主料，酿出水酒去渣澄清，以橘皮、桂花、枸杞、红枣甚至人参、天麻等作辅料，放入坛内下窖，埋于地下，二三十年或更久取出，越久越醇，酒色略黄而清，酒味香甜可口，后劲颇大，饮之不觉而醉。

